

明治三刻
史記評林
八尾版
廿七

漢書門				
五	一	二	三	五
冊	函	架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	一	二	三	五
函	冊	架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25	
冊數	50	(27)	
函號	279	2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何良俊曰方漢之初孔子尚未嘗有封號而人史公逆知其必當有褒崇之典故遂為之立世家大有士者以

士而世其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今觀戰國以後凡有爵士者孰有能至公存耶則世家

之文莫有過于孔子者誰謂大史公為不知孔子哉

唐順之曰以所歷國敘王莽曰孔子世家所取雖然比之載五帝三代者不同譬如象求入雖非其真然禹行舜趙要無祭路步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索隱曰陬是邑名昌平鄉號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居魯之鄒邑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鄉蓋鄉取山為名故鄒邑在泗水縣南五里昌平鄉興地志云鄒城關里即此也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關里昔邾而泗即宅宅中有廟伍緝之從征記云關里昔邾而泗即

索隱曰教化之主吾之師也為帝王之儀表示人倫之準的自子思以下代有哲人繼世象賢誠可仰同列國前史既定吾無間然又孔子非有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以是聖人為教化之主又代有賢哲故亦稱系家焉史公正義曰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

下王侯中國言六藝者宗於夫子可謂至聖

故為世家

此也按夫子生在鄒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索隱曰家
 長徙曲阜仍號闕里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
 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
 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
 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畏華氏之通
 而奔魯故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正義曰
 氏為魯人云叔梁紇廟亦名尼丘山祠在兗州泗水縣五十
 里尼丘山東趾地理志云魯縣有尼丘山有叔梁
 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索隱曰家語云梁
 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
 從父命為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蓋謂梁紇
 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謂不
 合禮儀故論語云野哉由也又先進於禮樂野人
 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禮耳正義曰男八月生齒
 八歲毀齒二八十六陽道通八八六十四陽道絕
 女七月生齒七八歲毀齒二七十四陰道通七七四
 十九陰道絕婚姻過此者皆為野合故家語云梁
 紇娶魯施氏女生九女乃求婚於顏氏顏氏
 氏有三女小女徵在據此婚過六十四矣禱於尼
 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索隱曰公
 羊傳襄公

按檀弓云孔子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兩墓至孔子問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肅孔子不應

年二十有二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爲二十二
 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後序孔子卒
 云七十歲也生而首上圩頂音九鼎圩頂言頂上窳也
 故孔子頂如反宇反字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
 傍高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女陵山在曲阜縣南
 二十八里千寶三日紀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
 今名空竇在魯南山之空竇中無水當祭時洒掃
 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出足以テ故因名曰丘云字
 周用祭訖泉枯今俗名女陵山故因名曰丘云字
 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歿索隱曰家語云生
 葬於防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防山在兗州曲阜縣
 也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
 索隱曰謂孔子少孤不的知父墳處非謂不知其
 營地徵在竿年適於梁紇無幾而老歿是少寡蓋
 以爲嫌不從送葬故不知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
 填處遂不告耳非諱之也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
 豆正義曰俎豆以木爲之受四升高八寸太設
 夫以上赤雲氣諸侯加象飾足木子玉飾也設
 禮容孔子母歿乃殯五父之衢正義曰括地志云

按太史公所叙
適周時孔子年
未三十莊周謂
孔子行年五十
有二而不聞道
乃南之邠見老
聃蓋周推尊孔
子故為抑揚之
詞要之適周之
後言耳
郊非一時事也
其地曰太史公
考氏學政陰與
之
孔子問禮於老聃
後世遂謂孔子為
聃之弟子雖韓昌
黎亦云子孫謂周
禮必以其為知禮
也則崇虛無說

料量平堂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
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
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
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
適周索隱曰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蓋
系家亦依此為說而不究其旨遂俱誤也何
者孔子適周豈訪禮之時即莊十七耶且孔子見
老聃云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七之人語也乃
既仕之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
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
送人以財周財作轉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
賢竊仁人之號王肅曰謙言
竊仁者之名送子以言曰聰明深
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
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王肅曰身父
母之有己索

棄六籍其不知禮
可知孔制於先
王而周公集其
成魯周公之封國
也孔子為魯人而
韓宣子謂周禮
在魯則近取之足
矣何必遠求於
聘然則何以稱
禮於者聘蓋以其
不知禮故就而問
之耳制字有同義
曰詰曰訊曰鞠皆
謂之問孔子問禮
於老聃蓋以詰訊
聘訊鞠鞠聘欲其
心服而反之禮也
但不知當時所問
者謂何耳

為人臣者毋以有己索隱曰家
語作無以
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太卿擅權東
伐諸侯楚靈王兵盟陵轅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
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求伐不備於齊
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
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
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
辟行中正身舉五殺正義曰百
里奚也爵之大夫起纍繼
之中索隱曰家語無此一句
孟子以爲不然之言也與語三日授之以政
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
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鬪雞故正義曰郈音
后居地志云

史記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三

正義曰郈音

余有丁曰按乾侯
晉地晉人以居公
者查處公于軋非
乾侯也
余有丁曰按昭二
十年晉世家記景
公與吳興在魯東
因入魯問和于孔
子自此與與孔子
相友善今魯亂孔
子適齊必因魯以
通于景公而世家
謂為高昭子家臣
以通景公或誤

關雎臺二所相去十五步在兗州曲阜縣東南二
里魯城中左傳昭二十五年季氏與郈昭伯閑雞
季氏於雞翼郈氏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于平
氏為金距之處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于平
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
齊齊處昭公乾侯正義曰相州城安縣東南三丁里斤丘故城本春秋時乾侯之
邑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
通平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
肉味周氏曰孔子在齊聞韶韶樂之盛美故忘於
齊太師也又子索隱曰按論語子語魯太師樂非
文今此合論語齊魯兩文而為此言恐失事實
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孔安國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景公曰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
得而食諸孔安國曰言將危他日又復問政於孔

金履祥曰按晏嬰
賢者也夫子亦每
賢之今景公封
夫子而晏子不可
其必有意更記載
其沮止之語後來
谷之會更記亦謂
晏子與有謀焉朱
子皆創去不取或
疑晏子心雖正而
其言黑固自有不
相為謀者然論
晏子者惟當以孔
子之言為正他書
未可盡信也
司馬光曰晏嬰思
信以有禮愛君而
於鄭悅子產於吳
悅季札豈以孔子
獨不知而毀乎

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
子索隱曰此說出晏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
不可軌法佞倂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
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
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索隱曰息者生也言
樂至周室微而始缺有間也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
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
不問其禮異曰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
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三
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索隱曰劉氏奉音扶用
反非也今奉音如字謂秦待孔子如魯季氏之職
故下文云以季孟之間待之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

柳宗元曰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孔子焉得窮物怪之形也是必誣聖人矣
增宛委餘篇云夫子曰土之性曰墳美然則夫子以為土無狗也後尸子曰地中有天名地狼夏禹志曰掘地得犬曰賈晉太興元四等年及隆安初皆於地中得犬使夫子而當其時不誤對哉夫子又云水石之性曰變蜃蜃水之性曰龍蜃象而吳先主樟樹中物之有物而似人而狗身陸敬

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子穿井於費得物如土缶生其中有一羊焉是也仲尼云得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閭韋昭曰木石謂足越人謂之山繅也或言獨足罔閭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索隱曰夔音達罔閭音兩家語作名故謂之音騷然山繅獨一足獸狀如人是山神象象食人龍神獸也非常見故曰怪或云罔上之怪墳羊不固曰墳羊雌○索隱曰水腫音木踵上之隱曰會稽山名越之所都墮得骨節專車骨一節毀也吳伐越在魯哀元年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

叔曰按白澤圖云水之精曰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當是時天子又遣誤對也余有丁曰按吳伐越事在哀公元年家語云吳子使職于魯問之孔子命使者也曰天子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于大夫及孔子孔子辭之既徹俎而燕然後客執爵而問今載于定公五年此時吳未墮會稽安得獲骨之事
增宛委餘篇云中國之人長一丈者人君則黃帝堯與文王不臣則吳王夫差巨毋霸俱十尺母霸負眉間一尺元魏南明太守基容叱頭長一丈

致羣神於會稽山韋昭曰羣神謂王山川之君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王肅曰守山川之祀昭曰足以綱紀天下謂名山大川社稷為公侯王肅曰社稷無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者直為公侯而已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韋昭曰封禺山在吳郡水安縣縣案晉太康元年改之為釐姓索隱曰釐音永安為武康縣今屬吳興郡為釐姓僖家語云漆姓蓋誤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本無漆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王肅曰周之初及當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僂氏三尺短之至也名也按括地志在秦國別北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丈也數極於此也於

圍九尺禹短一寸
春秋廣孔高孔子
長十尺云云九尺
寸按莊子所謂
自腰以下不及
三寸則後說似
又列子龍伯國人
長三十丈洞冥記
云支提國人長三
丈三尺三臂三指
皆以為富言環說
然防風氏據九
自古記之鄭滿國
君長狄僑如長三
丈云云五丈亦可
與孔子之言印証
云
王鑒曰魯疑公山
不狃之叛也而孔
子欲往然不狃叛
季氏非叛魯也孔
子欲往安知其不
欲因之以張公室
乎按左傳吳將伐
魯叔輒勸之下不
曰非孔也君子遠

是吳客曰善哉聖人相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
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孔安國曰不狃
隱口徂音々九反鄒氏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相
子怒陽虎因因桓子與盟而驛之正義曰陽虎由
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
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
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
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
廢三桓之適正義曰適音嫡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
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
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
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

不遠離國未臣而
有之之奔命焉以
之可也君子不以
所惡廢卿今以
小惡而欲覆宗國
不亦難乎及兵使
不狃將故道險阻
武城其不意哉國
如此則其以費叛
也非以張公室乎
余故表而出之以
明孔子欲往之意
蘇戰曰衛勝之不
能為東周亦明矣
然而用孔子則有
可以為東周之道
故乎欲往者以其
有是道也卒不往
者知其必不能也
增陳懿公云此段
以其初言下句
為綱領兩用樂
而能使京公怵且
恨則孔子之用魯
其九齊可知矣以
故不得不歸侵田
以謝過

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索隱曰檢家語及孔
相譚亦以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
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
乎何晏曰興周道於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
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索隱曰家語作西
東故西方諸侯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
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索隱曰及與也平成也夏
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
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徐廣曰司馬虎云魯
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
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
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

余有丁曰按左傳云孔子以公退曰古之則知設左右司馬

王維禎曰學秋見事急之狀不可少此二字

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禮禮之簡略也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被矛戟劔撥鼓噪而至索隱曰家語作萊人以鼓譟劫定公被音弗謂舞者所執故周禮噪有被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索隱曰歷階謂歷階級也故王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誅索隱曰榮惑謂經營而惑亂也家語作榮侮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

光緒曰柳陽何孟春云朱子謂田之來歸君聖人無利焉果如其說是春秋日書其功也王氏康曰不然當時實有此事春秋惡得而不書之為魯史非自為功也齊嫌之重人乎蘇軾曰三家不臣則魯无可治之理孔子以羈放之臣得政期月隨其城出藏甲而三家不威者矣余有丁曰按春秋

慶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郛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正義曰郛今鄆州鄆城縣在兗州龔丘縣里齊歸侵魯龜陰之田以謝魯魯築城以此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龜陰縣北有龜山○索隱曰左傳鄆譚及龜陰之田則汶陽也在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王肅曰高丈長丈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服虔曰三都皆日雉於是叔孫氏先墮杜預曰東平無鹽縣東南邱鄉亭○正義曰括地志云邱亭在鄆州宿城縣東三十二里

記定公十二年
為十三年表記
定公十二年孔子
去魯而世家又以
為十四年孔子去
魯前後矛盾蓋定
公十一年孔子年
五十四由大司寇
攝行相事是時
邾魯三月魯大
治人懼鮑叔牙
以阻之孔子遂行
正信魯十月有事
干郊之日其圍成
弗克在冬十二月
此時孔子已去魯
矣史記必誤
茅坤曰孔子欲隨
三都隨邾去魯矣
而卒不能隨成勢
之不可奈何也
李夢陽曰在上不
寬孔子以為不足
知然則政七日而
即誅桓大夫死故

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
三子入於季氏之宮服虔曰三子季登武子之臺
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服虔曰及公之臺側孔子命
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樂頎魯大夫費人北國人
追之敗諸姑蔑杜預曰魯國一縣南有姑蔑城
州泗水縣東四十五里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
杜預曰泰山鉅平縣東南有金城也○正義曰公
括地志云故成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公
欽處父成宰也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千北門
且成孟氏之保鄆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
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
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
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賢下

日寬子良嚴手攬
據說苑云孔子
曰大王者之誅
有五而盜竊不
與焉一曰心辨
而險二曰言偽
而難三曰行辟
而堅四曰志愚
而博五曰順非
而澤以五者皆
有辨知聰達之
名而非其真也
苟行以偽則其
知足以移衆強
足以獨立雖姦
人之雄也不可
誅夫有五者
之一則不免於
誅今少正卯兼
之是以先誅之
柯維騷曰孔子誅
少正卯其說出於
荀卿朱子以論語
左氏不載子思孟
子不言疑之然荀

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政知與聞國政三
月弗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
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供
也皆予之以歸索隱曰家語齊人聞而懼曰孔子
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
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
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
舞康樂索隱曰家語作容璣文馬三十駟還魯君
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
冉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索隱曰
君為周偏道路游行因出觀齊之女樂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
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太夫王肅曰則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孔子世家
八

御去孔子未遠或得其真也
蘇軾曰孔子為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或以為太速孔子蓋自知必不久在相位故及其未去殺之使更遊疑已為少正卯所圖尔
○王應麟曰三桓之無君與晉之三大夫齊之田氏一也孔子雖去位而三桓終不敢篡魯孔子之功也
校魯受女樂在魯鄙費之後孔子去魯在圍成之先

吾猶可以止栢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屯在魯之南也而師已送曰太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死彼婦之謁可以灰敗王使言婦人之口請謁足以憂也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王肅曰言仕不遇也師已反栢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栢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曰孟子曰孔子於衛主顏離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今此云濁鄒是子路之妻兄所說不之先
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正義曰六萬小斗計當今二千石也周之斗升斤兩皆用小也居頃之或諧孔子

按韓詩外傳云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合子路愠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兵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立之罪也命也我歌于和

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入索隱曰謂入以脅孔子也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正義曰故匡城在滑州城縣西南十里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索隱曰謂昔所被攻缺破之處也○正義曰琴操云孔子到此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貨今復來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索隱曰匡宋邑也家語云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相失故在後也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氏曰言夫子在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沒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也天之將喪

王整曰國人遺虎之暴識虎必真不應以貌似而誤固夫我夫子亦心明言非虎不應也言斯文以自免其目子畏其有他說余有丁曰按實武子當衛文公時至靈公計已百五十六年而孔子畏子匡此云使從者為策武子家臣誤也光緒曰宋王拱辰問見南子於尹焞上曰尹焞則不敢見蓋未磨不磷湮不溜也此亦子路不悅之意

斯文也後歿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孔安國曰文王謂後歿也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天之未喪斯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之也天之未喪斯文也馬融曰如予何猶言奈我何文也馬融曰如予何猶言奈我何匡人欲害我何言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不能違天以害已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索隱曰家語子路彈劍而歌孔子取論語文王既沒之文及從者臣甯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再厄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彈劍而釋難今此合論語家語之文以為一去即過蒲徐廣曰長垣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匡城本漢長垣縣主遽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

珮玉聲璆然正義曰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

答焉索隱曰上見如字下見音去聲子路不說孔

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樂肇曰見南

子既文王之拘姜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

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徐廣曰招搖翺翔也

過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何晏曰疾時

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徐廣曰年表定公

十四年至陳哀公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

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

子曰大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包氏曰天生德

李夢陽曰我不為禍瑞而或禍我也此无妄之災也若孔子不來是也

按州錦總錄云矢者通告之非誓也音否塞之否古者仕於其國則見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在衛矣而又見其小君是亦仕不仕者不說夫子之仕非不說夫子之見也子直告之曰道之不行其否也乃天非絕也天之所弃豈南子所能與而吾道損之行哉見之於不過其其礼耳如此則聖人之心始白

邵子曰吾以是知

利故曰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
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索隱曰家語姑布東
門有人其頽似堯而隆頽其頽似堯其項類皋
陶其肩類子產然曰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
喪家之狗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
得行故纍然不得意之貌也韓詩外傳曰喪子貢
家之狗既歛而掉布器而祭顧望無人也子貢
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
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
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
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
而夾楮矢貫之石磐矢長尺有咫韋昭曰隼鷃鳥
名磐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曰咫楮矢貫之隼而夾
○正義曰隼音笋毛詩義疏鴈齊人謂之鷃正或

孔子之未嘗為陳
侯周臣也使誠為
臣者隼之問焉為
不于庭而使使即
其時主乎又局為
其不召乎太史公
不曰在陳而曰居
陳三歲其不為陳
臣也明矣

謂之題眉或曰省鴈春化陳潛公使使問仲尼
為布穀此屬數種皆為隼陳潛公使使問仲尼
曰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非也按惠公以魯昭元
年立定四年卒又按系家潛公十六年孔子適陳
十三年亦在陳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
則此潛公為是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
正義曰肅慎國記云肅慎其地在夫餘國東北河
六十日行其弓四尺強勁弩射四百步今之赫
國方有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王肅曰九夷
此矣肅慎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王肅曰各以
其方賄來貢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王肅曰各以其
來貢而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磐長尺有
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韋昭曰大
姬武王女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
親重也玉謂若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王肅
曰展親重也玉謂若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
服從於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昭
舊府也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

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
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
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
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
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
難寧闕而歟闕甚疾蒲人懼索隱曰家語云寧我
與人懼是也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
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
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
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
之所以待晉楚也正義曰衛在濮州蒲在滑州在
衛西也韓魏及楚從西向東伐
先在蒲後及衛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

然之志

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歟之不樂適他婦人有保西

河之志

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索隱曰此西河在衛地非魏之西河也

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

王肅曰本與靈公曰善然公叔同畔者

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

孔子喟然歎曰

苟有用我者

其月而已三年有成

者其月而可以行其政

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

簡子曰晉大夫趙簡子

攻范中行伐中牟

之中牟蓋佛肸

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

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

君子不入也

其國今佛肸親以中牟畔

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

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

不曰白乎涅而不

淄

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者也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

余有子曰師襄子
即擊磬襄子用
魯琴為司樂之官
及孔子去魯而襄
入於海史記載李
琴於去魯之後殆
非也歷聘紀年記
孔子二十九歲適
衛琴瑟幾近之

按韓詩外傳云
師襄子曰敢問
何以知文王之
操也孔子曰夫
仁者樂和者

好粉智也好彈
有殷勤之意者
好麗立是以知
文王之操也
光緒口按王舍
州云往者赴晉
陽泉論上党見
刻石有孔子過
車處辨以孔子
臨河而返此去
河出遠蓋傳會
語也緒編謂何
論至與不至即
此可見當時也
已有公論所經
過之地亦以為
榮而謹畫之雖
傳會亦不失為
愛夫子也宋蘇
子由取高安臨
酒時東坡來訪
之過小溪鄉
人以爲東遂名
其渡曰米蘇焉
呼當時小人媒
聲摧挫欲置之

雖在濁亂我豈匏瓜也哉焉能擊磬而不食

不能汗也我豈匏瓜也哉焉能擊磬而不食何晏曰
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孔子擊磬
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擊磬帶一處

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何晏曰黃草
契契經經乎其已知也夫而已矣何晏曰此經

然也孔子學鼓琴師襄子索隱曰家語師襄子曰亦
無益也

也孔子學鼓琴師襄子索隱曰家語師襄子曰亦
于琴蓋師襄子魯人論

語謂之擊磬襄是也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

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問曰

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問

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

有問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

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王肅曰幾然而長徐

曰詩云碩而長兮○索隱曰幾黑貌幾然而長廣

與注頌音所家語無此四字眼如望羊王肅曰望羊遠

視也一本如字上有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

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

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歎也

徐廣曰或作鳴犢竇犢又作竇鳴犢舜華也○索

隱曰家語云聞趙簡子殺竇犢鳴犢及舜華國語

云鳴犢竇犢則竇犢字鳴犢聲轉字異臨河而歎

或作鳴犢慶華當作舜華諸說皆同

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

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

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

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

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索隱曰

蛟龍龍能興雲致雨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

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

死地而輟述所
經溪翁野史亦
以為光華正與
刻石迴車事相
類不心是非之
公固不可派夫

按說苑云孔子
與齊景公坐周
使來言周廟燔
孔子曰是釐王
廟也景公曰何

以知之曰夫釐
王變文武之制
而作玄黃宮室
乘馬奢侈不可
振也故天殃其
廟是以知之景
公曰何以不殃
其身曰天以文
王之故也若殃
其身豈王之祀
无乃絕乎故殃
其廟以章其過
也左右入報曰
周釐王廟也景
公再拜曰善哉
聖人之智豈不
大乎

况乎丘哉乃還息乎取鄉作為陳操以哀之

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陳行陳之法孔子曰俎

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曰萬

仲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

卒索隱曰此魯哀公二年也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內

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絕八人衰絰偽自衛

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

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

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

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服虔曰桓釐當毀而

其加相僂也

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

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

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

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

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

又用之不能終是用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

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

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

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

以裁之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曰

成章不知所以裁制當歸以裁之耳○索隱曰此系

家冉有歸與之辭者前辭出孟子此辭見論語蓋

止是一稱歸與二書各記也

子貢知孔子思歸送井

之今前後再引亦失之也

子貢知孔子思歸送井

之今前後再引亦失之也

求因誠曰卽用以孔子爲招云用求既去明年孔
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
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
昭公徐廣曰哀公四年也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徐廣曰哀公五年也
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
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名諸
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備稱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
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
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
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鄭玄曰
十二里耦爲耦津濟渡處也○正義曰析地志云黃
城山俗名葉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聖賢
家墓記云黃城山卽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也長沮曰彼執興

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
知津矣馬融曰言數周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
爲仲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大
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
空舍此適彼故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
之士哉何晏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
爲士則從辟世而不輟子路曰何晏曰爲其不鳥獸
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達已意而非已鳥獸
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於天下有道丘不與易
也何晏曰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他日子路行遇荷
蓑丈人包氏曰丈人老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
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包氏曰丈人云不勤

按說施云孔子
既至厄于貢
執轡曰二十子
從夫子而過此
淮也其不何忘
已孔子曰惡是
何言也吾聞人
君不困不成王
列上不困不成

而索之植其杖而芸。孔安國曰：植，倚。子路以告孔
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孔子
遷于蔡，三歲與伐陳，楚救陳。公四年也。軍于城父。
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
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
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
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
之事大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
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興，起也。孔子講誦
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何晏曰：濫，溢也。君子固窮，亦
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
濫溢。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
者與？」曰：「然。」孔安國曰：然，謂非與。今不然耶。孔子

行皆著湯困于
葛，文王困于羑
里，秦穆公困于
殽，晉文公困于
臼，勾踐困于會
稽，皆文困于驪
氏，夫困之為道
難言者也。
○焦贛曰：此段以
吾道非邪一句為
綱領。孔子以是試
三子，乃由疑其未
仁，亦知而賜欲其
必敗，惟回超于二
子而曰：「不容何病，
蓋有愠心者。」二
子而回則灑然矣。故
夫子欣然而咲，與
與相應多財，與
絕糧相應吾為備
室雖夫子感言然
與之之意自見。

者與曰：「然。」孔安國曰：然，謂非與。今不然耶。孔子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
其元則衆善舉也。故
不待多學一以知之。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
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
也。言非兕虎
而循曠野也。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
知耶？」王肅曰：言人不信，意者吾未
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
之安？有！伯夷叔齊餓死。安有智者而必行，安有
王子比干之行？安有王子比干剖心哉？」子路出子
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
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

曾徐中行曰太雷
變之於久至明哲
也一不當而論之
曰建霹靂雨其澤
也有時而辱名之
曰露威德至於造
物而不能滿之
小民之口則亦何
以無憾為哉美厚
顏氏子言之也曰
不容何病不容然
後見君子

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敗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王肅曰：種之為稼，斂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穫之。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王肅曰：言良工能巧而順人之意。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為，於是使子貢至汝主財，言志之同也。

余有丁曰：按此時
顏子尚從在楚，無恙也。或謂顏子卒于哀公六年，非也。
○焦竑曰：譚者以書社之封，答子西不知此非子西也。天也。天未平治天下，故環馳七十二國之君，如要嬰者，不勝道也。何望荆蠻之長哉？夫子曰：彼哉！彼哉！所以尊周也。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不知有尼谿者也。夫是之謂法天而不私。

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服虔曰：書，籍也。○索隱曰：古者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一里，則各立社，則人封孔子也。故下冊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也。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作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

魯李廷机曰正名
慶陽明先生說得最
好其說云衛君一
心致敬尽社待夫

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安國曰此孔子於鳳
周行求合往者不可諫兮孔安國曰已往所來者
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兮行不可復諫止也
猶可追也孔安國曰自今已來已而巳而今之從
政者殆而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
下欲與之言包氏曰下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
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
公六年也其明年兵與魯會繒微百牢索隱曰此
也百牢牢具一百也周禮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
男五牢今吳微百牢夷不識禮故子貢對以周禮
而後吳王是微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鄆
城在沂水縣地理志云繒縣屬東海縣也
大宰
詔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
衛之政兄弟也包氏曰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
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

子為政夫子執先
去其人情耶夫子
既肯與之為政必
已是他傾心委國
而所求子必有威
動他使知其無
父不可為君他必
能迎其父則禮當
此時亦必感動底
豫則禮既豫輒乃
致國請戮已見化
於其子又其夫子
至誠和調其間亦
決不肯受群臣疑
又必欲其君若輒
於是自是而思
於天
而必欲致其
父墳與群臣百姓
亦皆表其悔悟仁
孝之衷請於天子
告於方伯必欲立
輒而為君輒不得
已乃如後世上皇
故事以尊輒則君

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
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包氏曰問往
也正名乎馬融曰正名
何其正也包氏曰迂遠也言
野安國曰夫子之言遠於事也孔子曰野哉由也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安
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
不行則有洋刑濫罰也
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王肅曰
事必可得明言所言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徐廣
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繒已四年矣年表哀公十
年孔子自衛至陳也○索隱曰徐說去會四年是
也按左氏及此文孔子是時在衛歸魯不見有在
陳之文在陳當哀公之初益年表誤爾○正義曰

臣父子一筆而名
正言順矣

括地志云郎亭在徐州滕縣西五十二里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

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

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

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索隱曰

家為社千社即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

之則母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服虔曰

卿將攻太叔左傳曰太叔名疾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

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服虔曰

喻已水以喻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

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

而反乎魯索隱曰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

孔子去魯則首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

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包氏曰錯置也舉正直之

索隱曰論語季康子問政子曰舉直錯諸枉則人服

初論康子問政未合以孔子答哀公使則人服今此

入服蓋太史撮畧論語為文而失事實則枉者直

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安

欲情慾也言民化於上不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

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

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

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

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何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夏

之杞宋之君多不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

後雖百世可知也何晏曰物類相召勢數相生以

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安國

披篇中以用不
用二字為關鍵
尤瑛曰撮畧論語
為文而得其條理
黃省曾曰聖人作
經匪現乃廣待王
者也非獨須待
萬世者也萬世之
下有王者與式而
行之仲尼之言不
為徒矣

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

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何晏曰太師樂官名

也縱之純如也何晏曰言五音既發放如也何晏曰

節釋如也以成言樂始於翕如而純如如也何晏曰

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曰反魯

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古者詩三千餘篇又

至孔子去其重反正義曰去丘呂取可施於禮義上

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

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正義曰亂理也詩小序

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毛萇云關雎和

聲雖鳴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后妃悅樂君子之德

無不和諧又天下夫色慎固幽淡若雎鳩之有別然

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

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鹿鳴為小雅始

以見在焉數耳則王化成也按王雎金口鷦也

按王制太子五正義曰小序云鹿鳴宴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

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西周盛時環

海內而封者八百國使各陳一詩亦于八百

篇美今載于經者惟邶鄘衛鄭齊魏秦陳檜

曹十一國皆春秋時詩其他一

言未必元極特以元為夫子所刪為元理分

光緒曰按邵堯夫曰孔子贊易

自義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

刪詩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祖

文而下自義軒而下其義曰夫子

而修春秋自義軒而下其義曰夫子

而修春秋自義軒而下其義曰夫子

而修春秋自義軒而下其義曰夫子

而修春秋自義軒而下其義曰夫子

而下子三王也。以簡編重。大建以分之。又象正義曰。上象曰。爾下。自桓文而下。孫言。係辭者。取綱係之義也。象正義曰。上象曰。爾下。五霸也。和。三皇。物之體。自然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說。說。封。正義曰。尚賢也。宗。五帝。寫。萬物之象。今。太子釋。此卦。之所象。說。封。正義曰。亦尚賢也。三皇。云。說。其。者。陳。說。八。卦。德。文。言。正義曰。易。正義云。夫。尚賢。以。道。五帝。理。釋。乾。坤。二。卦。經。文。之。言。故。稱。文。言。又。雜。卦。者。雜。而。作。隨。其。事。宜。不。必。相。因。襲。當。有。損。益。又。云。雜。探。出。雜。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按。史。不。故。附。之。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益。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正義曰。濁。聚。顏。濁。鄒。非。七。頗。受。業。者。甚。眾。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何。晏。曰。四。者。有。教。絕。四。母。意。何。晏。曰。以。道。為。母。必。何。晏。曰。用。之。則。行。舍。母。固。何。晏。曰。無。固。行。也。不。母。我。何。晏。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所。慎。齋。戰。疾。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也。

王鑿曰此處叙下如出一口

何晏曰此三者人所罕言利與命與仁何晏曰不能慎而夫子慎之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之也仁者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重教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溫恭貌也音七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鄭玄曰雖辯句反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而謹敬也語作便使朝與上大夫言聞聞如也正義曰中與下大夫言恂恂如也和樂貌曰人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孔安國曰君召使償鄭玄曰有賓色勃如也孔安國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玄曰命也既行出必變色而車駕隨之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孔安國曰魚而車駕隨之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孔安國曰魚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

卷之七 孔子世家

三

王章曰帝王本紀及孔子世家本非大史公方量所及然採經傳其用心亦勤矣雖時有淺陋而往往能識其大者世家亦引

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包氏曰三人行必得我師何晏曰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安國曰夫子常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何晏曰樂其善故也子不語怪力亂神王肅曰怪謂若果盪舟鳥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何晏曰文章明文采也目循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何晏曰性者人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晏曰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何晏曰言忽恍太子循循然善誘人何晏曰循循次序貌也誘

子貢顏淵語其有見乃獲麟與顏淵或相次自此以後敘夫子平時讀之令人悽愴起千載之感今人讀書何容易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

凌約言曰麟為王者之瑞則遊于王者之庭可也不於周而垂堂不於洛邑而於鉅野不為魯葬而死乎鉅野之手可以占王者之政下論而不迂矣

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茂由也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之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所立也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玄曰達巷黨人童子名吾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鄭玄曰御者欲名六藝之承之以謙牢曰子云不試故藝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伎藝也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服虔曰大野數今鉅野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獲麟堆在鄆州鉅野縣東十二里春秋哀十四年經云西狩獲麟國都城記云鉅野故城東十里澤中有土臺廣輪四叔孫氏車子鉅野獲獸服虔曰車子微者也鉅野名也索隱曰春秋傳及家語云車子

現焉泣曰麟也
麟出而後吾道
窮矣歌曰唐虞
世兮麟鳳遊今
非其時吾何求
麟兮麟兮我心
要

變約言曰孔子追
思顏淵而子長系
之獲麟之下其意
至矣
按說苑云夫子
行說七十諸侯
至定處意欲使
天下之民各得
其所而道不行
退而修春秋采
毫毛之善貶纖
介之惡人事決
王道脩精和聖
制上通于天而
麟至此天之知
夫子也

鉅商而服虔以子為姓非也今以車子為姓車以
車子微者之人也人微故畧其姓則子非姓也
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常見故怪之以為
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曰河不出圖維不
人乃取之也明麟為仲尼至也
出書吾已矣夫無此瑞吾已矣夫受命則河出圖今
八卦顏淵歎孔子曰天喪予顏淵為夫子輔佐成
是也天將亡未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麟者大
平之證聖人之類也時得而外此喟然歎曰莫知
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何為莫知子貢怪夫子言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馬融曰孔子不怨天不尤人下
學而上達孔安國曰下達天命知我者其天乎何晏曰
天地合其德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
鄭玄曰言其直已之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
心不入庸君之朝

宋祁曰春秋天下
之正法也孔子有
王天下之才而不
得位故見其志于
春秋是以引天下
善襄之矣者不敢
私天下之說則之
後人不致故漢
人以春秋決獄所
以法仲尼也

增世貞曰春秋
成而獲麟也瑞應
與曰弗必也獲麟
而後作春秋以此
於河岳各書也曰
不然也春秋之作
久矣獲麟聖人之
所托而悲者耶曰
矣悲也當其時而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不復言世務也置行中清
廢中權自廢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我則異於是無
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子曰弗乎弗乎君
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
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
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以魯為王故云據魯時
周雖微而親周王者以故殷運之三代正義曰殷
運夏殷周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
之事也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
諱之曰天主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
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
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

吳澄曰竊詳此文
事辭皆妄聖人德
容始終如一至於
不變今負手曳杖
逍遙乎門動容周
旋中禮者不如是
也聖人樂天知命
視死生如晝夜豈
自為歌詩以悲其
歿自以哲人為稱
又以泰山梁木為
比若他人悲聖人
之將歿而為歌
辭則聖人自為
興歌而自比乃若
是妄也蓋是周未
七十子以後之人

撰造之欲表重
人之不知其然將
以尊聖人而不知
適以卑之也

按檀弓云孔子
登作負手曳杖
逍遙於門歌曰
泰山其頽乎梁
木其壞乎哲人
其萎乎既歌而
入當戶而坐子
貢聞之曰泰山
其頽則吾將安
仰梁木其摧則
吾將安伏哲人
其萎則吾將安
放趨而八大子
曰予疇昔之夜
夢奠於兩楹之
間夫明王不與
而天下其孰宗
予子殆將死也
蓋寢疾七日而
終檀弓文視此
尤高而有情

一代孫珍為崇聖侯高齊改封珍為恭聖侯周武
 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愍帝改為
 紹聖侯唐給復二千戶封孔子裔孫孔德倫為褒聖侯也
 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卒索隱曰若孔子以魯
 十六年為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至哀
 年七十二經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哀公
 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王肅曰弔善也憖
 也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熒熒余在疚王肅曰嗚呼
 哀哉尼父母自律王肅曰父丈夫之顯稱也子貢
 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
 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索隱曰左傳及生不能
 用歿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服虔曰天
 人非諸侯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家去
 所當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城一里冢塋百畝
 家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家前以
 硤辟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

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
 孔子弟子異國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作粉
 離女貞五味龜檀之樹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
 刺人草○索隱曰離音藜藜草名也女貞一作安
 貴香名出西域五味藥草名弟子皆服三年三年
 龜音龜龜檀樹之別種
 心喪畢相訣而去音決別也則哭各復盡哀或復
 畱唯子貢廬於家上音決別也索隱曰家語無上字且禮云
 乎蓋上者亦適墓不登隴豈合廬於家上
 邊側之義
 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
 時奉祠孔子家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
 家孔子家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
 孔子衣冠琴車書索隱曰謂孔子所居之堂其弟
 子之中孔子沒後後代因廟藏
 夫子平生衣冠琴書於壽堂中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
 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

王維禎曰世以年
 數

按說地云子思
 居子衛繼而元
 表一旬而九食
 田子方使入遺
 狐白之裘子思
 辭而不受子方
 曰我有子无何
 不受子思曰役
 聞之妄與不如
 遺弃物于溝壑
 役雖貧也不忍
 以身為溝壑是
 以不敢當也

陳仁子曰居今日

子生鯉字伯魚索隱曰家語孔子年十九娶于宗
 魚之生也魯昭公使入遺之鯉魚夫伯魚年五十
 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其子為鯉也
 先孔子歿皇覽曰伯魚冢在孔子冢
 東與孔子冢大小相望也伯魚生伋字
 子思年六十二子思南太
 子冢相望困於宋子思作中庸皇覽曰子
 思冢在孔
 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
 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
 葦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歿
 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葦為孝惠皇帝博士
 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
 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
 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邛邛生驪

而替孔氏夫何言哉以六家並論之史遷以亦溺於流俗者而能尊孔子於世家蓋老子於列傳其見不亦卓乎先黃老後大經意者固之論特以時好現遷史耳增羅大經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御多取其前美名姓如景字於上以為字如景周景頤之類矣前史王景畧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為御哉真西山為景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為布元云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索隱曰祇敬也言祇敬遲迴不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索隱曰離騷云明五帝以折中王師叔云折中正也朱均云折斷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其物可謂至聖矣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索隱述贊曰孔子之先胄千商國弗父能讓正考銘述贊曰叔來奔聊人倚立尼丘誕聖闕里生德七十一升堂叔來奔聊人倚立尼丘誕聖闕里生蘇子桓子史曰孔子何促九流仰鏡萬古欽躅公季桓子皆庸人而游諸侯有樂所誤視充孔子如當是時諸侯無不可言者衛靈公雖無道而善用

入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以無失其國孔子疑可輔焉是以去魯而往反於衛者四及知其不用然後適蔡皆昭王葉公諸梁陳蔡無取焉耳陳蔡近於楚而昭六年葉公諸梁不合時賢君臣也盤桓以俟焉而後西問之昭王亦死知諸侯無復可與用之矣而子後浩然有歸老之意然猶反於衛五年以須魯人之招也蓋翔而後集故歟

李蕭遠曰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之謙也而見思於西仲尼之智也而屈尼於陳蔡以仇於桓魋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氏道足以致濟天上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致萬世而論於俗應聘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遇彌於纒夏之城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主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結駟而造門猶動人主其希聖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造門猶動人主其希聖者焉其徒子夏師之西河之人肅然偉德比之於夫子而

莫敢問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王安石曰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于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于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天欲害已則反而食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無道也其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爾靈公之無道也其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爾靈公之去衛而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之衛而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不以身先此烏在賢人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也孔子而不先于賢人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又曰太史公叙帝主則曰木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為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此孔子之族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將聖之以資其教化之盛為家哉豈以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仲尼之道天下不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仲尼之道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

小爾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凌約言曰太史公叙孔子自少至老歷詳其出處而必各記之曰時孔子年若干歲其卒也則又叙其葬地與弟子之哀痛叙魯人之從家而聚居與高皇帝之過魯而祠若曰夫子生而關世道之盛衰沒而為萬世之典刑故其反覆惻怛如此及其贊孔子則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則榮沒則已焉若曰自開闢以來唯孔子一人故其尊慕稱誦如此孔子雖不待此而尊然太史公之知尊孔子可槩見矣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七終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八

陳涉世家第十八

索隱曰勝立數月而失無後亦稱世家者以其所遭王侯將相竟滅秦為首事故也然時因擾攘起自匹夫假託妖祥一朝稱楚曆年不永勳業蔑如繼之齊魯曾何等級可降為列

列傳

陳勝者陽城人也

索隱曰韋昭云陽城屬潁川地理志屬汝南不同者按郡縣之

名隨代分割蓋陽城舊屬汝南史遷云今為汝陰後又分隸潁川韋昭據以為說故其不同他皆放

此○正義曰即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索隱曰夏河南陽城縣也

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索隱曰夏河南陽城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也

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索隱曰廣雅云傭役也較耕之壟上

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

志也

劉知幾曰世家之為我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如陳勝起自群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繼而以世家為稱豈當然乎又曰史記凡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焉書包括余若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茅瓚曰涉雖發難而當時諸王諸起兵者皆備載於此故稱系家而目之不略不冗敘事之妙也茅坤曰涉傭耕在基寫陳涉亂秦王林曰太史公作

何孟春曰古人文字
彼此有絕似者
左傳楚昭王曰再
敗楚師不如死
棄盟逝嵬亦不如死
死一也其死仇乎
此世家連用四字

按詐ニテ自称公子
扶蘇項燕为天
下倡一句是下
篇桂子

按師古云李勣說
非也卜者云事
成有劫然湏假
托鬼神乃可暴
起故朕廣曉知
此意則為魚書
狐鳴以威衆耳

茅坤曰草龍之初
須如蟬蛻能傾動

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索隱曰如淳云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也或說爲非今宜依文而解直是扶蘇爲二世所殺而百姓未知故欲詐自稱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索隱曰漢書作倡倡謂先也說文云倡首也吳廣以爲然乃行也索隱曰行者先也一云行往也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蘇林曰狐鳴祠中則是衆也故勝廣曰此敎我威衆也○索隱曰裴註引蘇林臣瓚義亦當矣而李奇又云卜者戒曰所卜事雖成當死爲鬼惡指斥言之而勝失其指也陳勝吳廣其言用依鬼神起怪蓋亦得其指也喜念鬼曰索隱曰念者思也謂此敎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駟案漢書音義曰罾

人耳

音曾文類曰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

矣又問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張晏曰戍人

鬼所憑焉索隱曰服虔云間音中間之間鄭氏

云間謂竊令人行也孔文祥又云伺竊間隙不欲

令衆知之次師所次舍處也墨子云建國必擇木

之脩茂者以為叢位高誘註戰國策云叢祠神祠

叢樹也徐廣曰或作帶也篝者籠也音溝○

也索隱曰漢書作篝火郭璞云篝籠是

也狐嗚呼曰太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

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

者將尉醉索隱曰尉官也漢舊儀大縣三人廣故

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答廣

尉劍挺徐廣曰挺猶脫也索隱曰按脫即奪也

故得尉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

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

服虔曰藉假也第次第也應劭曰藉吏士名藉也

今失期當斬就使藉第幸得不斬戍者固十六

七此激怒其衆也蘇林曰第且也索隱曰第一

音次第之第小顏云第但也劉氏云藉音子夜反

應劭讀如字各以而戍戍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

意言蘇說為近也

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索隱曰大名王侯將相寧

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

從民欲也祖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

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蕘蕘

下索隱曰斬音機又音祈縣名屬沛郡乃令符離

人葛嬰將兵徇蕘以東索隱曰卓昭云符離屬沛

反攻鉅野苦柘譙皆下之徐廣曰苦柘屬也音辭峻

比至陳索隱曰地埋志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

萬人攻陳正義曰今陳州城也本陳守令皆不在

王整曰服應說出非也蘇顏得之

何景明曰秦之失人心也陳涉非有

諸侯之權甲士之

衆以其所隸之民

成役之卒也

鐵澤中呼而四

海鄉應者彼皆有

欲起之心而侯先

發者也故陳涉之

得志也

按師古云祖右

者脫右肩之衣

當時取其千凡

衆也祭以尉首

以尉殺尉之首

祭神也

茅坤曰陳涉自王而四出兵徇地殊多言草無紀律或強不用命轉自立或擊走即散而太史公叙陳涉始末亦只為紀陳涉首亂處故自此以下五章法脈絡

索隱曰張晏云郡守縣令皆不在非也地理志及秦三十六郡並無陳郡則陳止是縣今言守令則守非官也與下守丞獨守丞與戰譙門中索隱曰同也則皆是衍字也獨守丞與戰譙門中蓋謂陳縣之城門一名麗譙故曰譙門中非弗勝守丞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索隱曰李奇云欲張大楚國故稱張楚也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隱曰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江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城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也嬰

按師古云魏即梁地非河東之魏也

增本瑛曰天以天下授人必有所以先之者夫當秦之虐而天下授劉季則恐其德之未甚成而天下之未或承從也於是陳涉者先焉以龍上之備揭木為竿裂

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索隱曰三川今洛陽也地有伊洛河故也斯子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駟案漢書音義曰名賜璜曰房邑君也○索隱曰房邑也爵之於房號曰房君晉灼按張耳傳言相國房君者蓋誤耳涉始號楚因楚有柱國之官故以官蔡賜蓋其時草創亦未置相國之官也○正義曰豫州吳房縣本房子國周文陳之賢人也文穎曰當為項燕軍是所封也周文陳之賢人也即周章嘗為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正義曰即京秦令少府章邯免酈山徒人奴產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索隱曰小顏云猶今言家產奴也

蒙為旗、驅漁陽之徒、西向而爭天下、而趙而楚而各繼不半、天下震動、諸侯爭應、大事幾集、卒以殺於莊賈、而漢氏代與矣、成帝業者皆涉為之、驅也不然而高祖欲以區區一沛為天下先、吾恐力先倦而豪傑中起、事未可知矣、然則漢有天下、非沛弗為功也

按師古云、言為雙敵與秦光異

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索隱曰：晉灼云：亭名也。在弘農東十三里。小顏云：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北流。入河。魏武帝改為好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曹陽故亭亦名好陽亭。在陝州桃林縣東南十四里。崔浩云：曹陽坑名。自南出北通。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正義曰：澠池、河、南府縣是也。破之。周文自到軍、遂不戰。徐廣曰：十一月也。索隱曰：越系家勾踐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曰不敢逃刑、乃自剄。郭璞註：三蒼以為剄刺也。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水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官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正義曰：成都、蜀郡縣。涉遙封之。趣趙兵亟

按師古云、勿令兵西出也

董份曰、臣而皆主必轉相效耳

入關。索隱曰：趣音促。謂催促也。亟音棘。亟急也。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

按服虔云周章即周文

呂祖謙曰周章志在當其心滿即驕而心謂志自滿九族乃周章敗吳廣事終于

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徐廣曰今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之諸公子名咎欲立六國後以樹黨○索隱曰晉灼云甯陵今在梁國按今梁國有甯陵縣是字轉異耳○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甯陵縣城古甯陵城也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索隱曰遣作遺遺謂留餘也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

此王敖會陳涉無紀律若此

項羽續帝紀以陳涉項世家蓋陳涉起事比楚漢更奇備後劉演其次也

按陳王初立以下叙陳王敗之

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鄴索隱曰地理志陽城縣屬潁川縣名非也按章邯軍此時未至東海此縣別是地邑或在右又見下有東海縣故知誤也○正義曰屬海州疑鄴當作鄴音紀洽反鄴即春秋時鄴地楚郊敖倉之今汝州鄴縣城是鄧說是陽城人陽城河南府縣與鄴城縣相耳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將兵居許徐廣曰徐一作許州許昌縣本漢許縣地理志云許縣故國姜姓四岳之後大叔所封二十四君為楚所滅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

陵人秦嘉地理志云泗水國有陵縣鉅人董緹符離人朱雞石
取慮人鄭布索隱曰地理志取慮縣名屬臨淮音秋間二音取又音了史及徐人
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郯正義曰東海今海州
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畔名也監郯下軍
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
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
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歿章邯
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歿
臧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贊曰建丑之月也索隱曰臧遊秦云按史記表一世十月
誅葛嬰索隱曰楚記云臧遊秦云按史記表一世十月
也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索隱曰汝陰還至下城父
縣因降下之故云還至下城父又顧氏按郡國志
山乘縣有下城父聚在城父縣東下讀如字其說

按陳勝事終于此

按陳王至陳以下乃追叙陳王所以敗之之故

為得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勞傷正義曰音唐今宋州碭山
縣諡曰隱王陳王故沛人將軍呂臣應劭曰沛人
是諡曰隱王陳王故沛人將軍呂臣應劭曰沛人
姓呂名臣晉灼曰呂氏春秋荆柱國莊伯令
者駕令沛人取冠索隱曰沛音公玄反服虔云
給通如為蒼頭軍起新陽徐廣曰在汝南也索
今謂者為蒼頭軍起新陽徐廣曰在汝南也索
帽故曰蒼頭正義曰括地志云新陽故城在豫
州真陽縣西南四十二里漢新陽縣城應劭云在
新水之陽也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索隱曰為
以陳地初陳王至陳令鉅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
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以南陽復為秦宋留不
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
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
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徐廣曰正月引兵之方與正義
日房預二音方欲擊秦軍定陶下正義曰今曹州也使公

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
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
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
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索隱曰即
左右校尉軍也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鄱音
江中爲羣盜陳勝之起布歸當陽君黥布之兵相
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義曰地名也復以陳
爲楚會頃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陳勝王凡六月
已爲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之陳扣宮
門曰吾欲見涉官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晉灼
音朋友數斯疏矣○索隱曰數音疎主反謂自辨
說數與涉有故舊事驗也又音朔數謂自辨往數
與涉有不肯爲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
故也

按風俗通云沉
莽也其平聲
莽上无涯際也

曾璽曰陳勝殺
劣父而親故皆失
李密賊舊帥而將
佐並疑二人以此
取敗底禍固人情
亦天道也

楊慎曰既叙陳涉
其所以敗之故而
其所以敗之故而

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
之爲王沈沈者夥音長含反舍一作金○索隱曰服
度云楚人謂多爲夥又言願者助聲之辭也謂涉
爲王宮殿帷帳其物夥多驚而備之故稱夥願也
劉伯莊以沈沈猶俗云談談深也楚人謂多爲夥故
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
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顯矣言輕威
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
者索隱曰顧氏引孔叢子云陳勝爲王妻之父兄
不能久焉勝以衆實待之妻父怒云怙號而傲長者
去是其事類也陳王以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
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今之不是者繫而罪之
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索隱
朱房胡武等以素所不善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
者即自驗問不往下吏也

史記卷六十五
陳涉世家

申言人叙事之法

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
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直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
守冢三十家賜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

徐廣曰一作太史公駟案班固奏事云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為

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索隱曰徐廣裴駰據所見別本及班彪奏事皆云洽作太史公今據此是褚先生述史記加此贊首地形險阻數句然後始稱賈生之言因即改太史公之目而自題已地險阻位號也已下義並已見始皇之本紀所以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為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韋昭曰殽謂二一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殽函函谷關也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

按後仁義不施正應仁義為本而中既叙要言法制正應固塞文法為枝葉句豈不然哉微諸賈生所以稱秦道而然之也按此下賈生過秦論上篇已見

秦始皇本紀中

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憂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正義曰音聚陳軫邵滑正義曰邵作昭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

史記卷八

東步世承

上

史記卷八

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
 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閔而攻秦
索隱曰仰字亦作仰並音仰謂秦地形高也
 故並仰向閔門而攻秦有作叩字非也
 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索隱曰九國者
謂六國之外更有宋衛中山秦無以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
 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
 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索隱曰
日說文云櫓大楫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
 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曰
 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
 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
 執敲朴以鞭笞天下索隱曰臣贊云短日敲長日朴威振四海

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
 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
 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
 不敢貫弓而報怨索隱曰貫音鳥還反於是廢
 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
 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徐廣曰銷一作鑄鑄以
 為金人十二索隱曰各重千石以弱天下之
 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
 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
 卒陳利兵而誰何索隱曰猶今巡更問何誰也天下已定始
 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
 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

涉、甕牖繩樞之子。吟、隸之人。徐廣曰：田氏曰：而
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
賢。陶朱猗頓之富也，躡足行伍之間，俛仰阡陌
之中。索隱曰：阡陌，謂千八百人之長也。漢書作
一阡陌如淳云：時皆併庸，在阡陌之中。陌音
狎。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
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
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
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
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
於句戟長鎗也。索隱曰：鉏耰，謂鉏木也。論語曰：
耰而不輟，是也。棘戟也。矜，戟柄。
勤，適戍之衆，非倍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
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索隱曰：鄉音香，
亮反。鄉時，猶往。

增王世貞曰：賈長
沙過秦論，未所云
仁義不施而攻守
之勢異，爲宋儒所
笑，不知其原出於
用畫也。以仁得之
以仁守之，其量百
世以仁得之，以
仁守之，其量十世
以不仁得之，以不
仁守之，必及其世。

時也。蓋謂孟嘗信陵，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
也。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索隱曰：絜音下
結反。謂如結束，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抑八州而朝
同列。索隱曰：謂秦強而抑八州，使
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
墮身歿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
守之勢異也。索隱曰：言秦虎狼之國，其仁
義不施，及於天下，故人也。
索隱述贊曰：天下何句？海內之主。倚鹿爭捷，瞻
鳥爰處，陳勝首事，厥號張楚，鬼怪是憑，鴻鵠自
許，葛嬰東下，周文西拒，始親朱房，又任胡武，
夥頤見殺，腹心不與，莊賈何人，反噬城父。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八 終

